

文学评论

从平凡生活中粹取诗意

——浅评毛君娣诗集《盐粒》

□ 陵少

如何打理平凡的日常生活,赋予它诗意,找到那些被遮蔽的声音,找到深藏其中的美,让它激活琐碎的庸常生活,也激活自己,用文字创造出一个与日常迥然相异的语言世界,这可能是每个诗歌写作者都需要面对的难题。《盐粒》是毛君娣的第二本诗集,收录诗歌 103 首,毛君娣围绕故乡、山水、亲人、阅读、出行体验、日常生活感悟等主题,通过诗集《盐粒》向我们呈现出了日常生活诗化的一种参考与可能。

题材选择与视角转换:平凡之物的诗意升华

毛君娣的诗歌题材多聚焦于日常生活中被忽视的微小存在,如盐粒、尘埃、灰烬、草木等。在其作品中,我们既可以看到那些属于江南地域的共性,又可以看见她作为个体的独立性。《盐粒》来自于诗集中的一首诗,在这里,盐粒不仅是厨房的调味品,它还是生命的必需品,是历史沉淀的结晶,也是社会底层劳动者生活中的隐喻。

如何把一个抽象的事物,写得生动,并且富有生活气,阅读过程中,《田野上没有墙》给了我这样的惊喜:“大风在田野上上了三次。/我种下麦子,豌豆,番茄。/种下暖的葵花/和一个家。//大风把田野吹成青色,红色,金黄色。/吹出果实,种子和花朵。/大风把家吹得稀巴烂。//田野上没有墙,葱茏/浩浩荡荡。/田野上没有家,荒芜/浩浩荡荡。/我躺在葱茏的荒芜里/把你想了又想。”

在这首诗中,毛君娣反复在虚与实中转换,甚至熟练地运用了西北民谣的表现手法。用田野把大风的形象固定了下来,让它和“麦子,豌豆,番茄”和“葵花”关联,构成了一个温暖的家,然后调动视觉想象,运用“青色,红色,金黄色”,构建起三个不同时间段的分镜头,让自然力(实)与情感流动(虚)在语言场域中形成对话,通过“青色—红色—金黄色”的色形蒙太奇,通过碎片化意象的拼贴,召唤读者完成诗意的“整体感知”。毛君娣的厉害之处还在于,她在田野和家之间,找到了风。让风吹三次,让家从被“种下”,到被“吹得稀巴烂”,层层递进,最后回到内心中去,回到现实生活里,并与你产生共情。

“雪落下来时/我什么也不必做/只须静静看它/像一个存在的物/看另一个存在的物/这样,我才能在它之

外/这样,我才能漫步其中/当我发现这个秘密/我已在雪地奔跑太久/身体里积攒了雪块”(《大雪》)

而在《大雪》里面,她则聚焦于雪落的瞬间,反复让自己从现实生活抽离出来,以一种超然的视角来观测现实生活,同时又不断折返回去,参与在雪地观察和奔跑。她通过视线的反复切换与拉扯,让我和雪之间产生了距离感,产生了疏离感,让平凡的日常生活,具有了哲思感,有了神秘性,获得了诗意。

语言特点:凝练中的张力与韵律

毛君娣用的是那种接近口语的书面语表达方式,她的语言简洁凝练,通过意象叠加、声调变化形成独特张力,其语言风格很难被归纳或者定性,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借用“冷隽”这个词来形容。

“我在母亲身上见识过那种力量/不止一次,像封门的积雪//压在一张病床上。像两种白紧紧压实——这一次//母亲站在祖先们身后,烛光如铁般/撕裂,抽打//那是我敢正视的。//人在受难路上长出的/一身肃穆,蒸腾了雪。”(《祭祀》)

在这首诗里面,毛君娣找到了那个中介性意象——祭祀,把祭祀活动中,母亲身上的那种力量,与积雪关联了起来,被比喻成“像封门的积雪/压在一张病床上。像两种白紧紧压实”。这种新鲜而生动的比喻,让诗歌有了质感,变得沉甸甸起来。而“不止一次”,到“这一次”,这种多数到单数的转换,让镜头从广角切换到了长镜头,聚集到了母亲身上,这时候,母亲的形象被推到读者的面前,她通过并让母亲的形象在“烛光如铁般/撕裂,抽打”中不断升华,最后落脚于母亲的一身肃穆之中,让这个肃穆,一种本来无法表述的力量,具有了画面感,在这个过程中,毛君娣的手法娴熟并且高明,不动声色之中,母亲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

情感基调:隐忍中的炽热

毛君娣诗歌的情感呈现出“冷中藏热”的特质,她的表达克制、内敛,表面看似冷静,实则暗含强烈的生命关怀,这种基调和在《丧礼》中得以体现:“活着的人,活着的人/去张望一下吧,闭上的眼睛/已掉不出一滴泪//去握一握死亡的手吧,去松开/被自己压紧的弦,从活着的重里/取出一点点甜”。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毛君娣的抒情,暗合张弛之道,在第一小节里,极其冷静,几乎是不带感情色彩的陈述,而在第二小节里,感触开始升级,从“张望”升级成“握手”,而就在你松开手之际,她进行了一种非常巧妙的跳转,将之引申为松开被自己压紧的弦。你看——全诗的第一句,两个活着的人,跟诗歌的题目《丧礼》形成强烈的对比,然后用两个小排比句,一下子就把你的视线抓了过来,最后快速地展开,在你猝不及防之中,迅速结束,留给你一个嘎然而止的想象。在这里,“从活着的重里/取出一点点甜”,用口语化的“重”与“甜”构成存在主义的重量隐喻,暗合加缪“西西弗斯神话”中对荒诞的诗意反抗,在日常琐事中淬取出存在的哲学密度,这种冷隽里面包含的炽热,呼之欲出,让你有如电击,为之一颤。

思想性:盐粒中的现代批判与重构

毛君娣的诗歌不仅停留于诗学表达,更有深刻的思想性,其核心是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和对替代性价值的探寻,有其精神上的追求和内涵,诗歌《白鸢》就明显带有上述特点:“从队列中出走,一只白鸢由此/打开它的精神窄门。//很快,它将长长的铁喙刺进潮心/翅膀指向天空,像指出另一种/活着的方式。//很快,它从大风里夺过/羽扇纶巾,一身素裳/攫住死神。//一只白鸢可以论证,我的身体里存在着/一种确切的死亡。或者说活着。”

很多人都写过白鸢,但一只白鸢,如何从众多的生理学上的白鸢,变成自己的白鸢,变成精神上的白鸢或者是那个被萃取出来的盐粒?我们完全可以理解,那个从队列中走出来的白鸢,就是她自己,是她替我们打开了精神的窄门,为我们指出另外一种活着的方式,按照她的说法就是:“一只白鸢可以论证,我的身体里存在着/一种确切的死亡。或者说活着。”

毛君娣的写作证明:日常性并非诗意的对立面,而是其潜在的意义场域。她通过白鸢或者盐粒的意象,将历史记忆、现实批判与未来想象熔铸为一体,为我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与参考的方法,这种既扎根于汉语传统,又融合现代反思的创作路径,也许可以为诗歌如何回应时代命题提供一种启示。

好书推荐

感受理想与信仰的精神力量

——《一起重读毛泽东经典著作》出版

当下的启示价值。

《一起重读毛泽东经典著作》精选毛泽东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 16 篇重要著作,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为人民服务》《论十大关系》等,按照时间脉络编排,逐篇阐释,逐层分析。每一篇都是毛泽东在思考和解决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时所撰写的关键著作,也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发展道路、思想逻辑和理论创新的核心文本。阮青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建设重大理论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在本书中,她通过精心阐释,力图帮助读者构建起一个清晰、立体的毛泽东思想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亮点是结合新时代语境,每一讲都从历史背景出发,精准解析核心观点,结合现实问题,阐释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每一讲都采用“写作原因+主要内容+当代启示”的结构,带领读者一步步读懂文本。先讲清楚: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写在怎样的历史时刻?接着深入剖析核心思想,重点讲透文中的关键观点。最后,结合当代社会现实,提炼

出对今天我们工作、生活、思考方式的启发。比如,在解读《反对本本主义》时,作者不仅讲透“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精髓,还结合当前基层调研、政策制定的现状,引导读者反思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全书既系统准确,又语言平实,兼具思想深度与现实温度,既适合作为党员干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辅助读物,也有利于普通读者走近伟人思想,感受理想与信仰的精神力量。

毛泽东的著作博大精深,海人无数。他剖析实际,指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他文笔犀利,一针见血,直指问题根本所在;他的语言通俗易懂,却充满智慧,给人启迪令人深思。阅读他的著作,感受他的思想,每个人都能从中寻得方向、找到答案,实现人生的价值。本书通过阐释带你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强调“斗争的艺术”?为什么“实事求是”在今天仍是最重要的思维方式?透过这些思考,读者不止是学到一些理论,更会拥有一种“视角”——在复杂的世界中保持清醒、在矛盾中找到方向、在困难面前敢于斗争。这是一种宝贵的思维方式,也是这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

读书笔记

天籁之音始于诗人的言说

——浅读辽东天籁的诗《斧子》

□ 宋世平

少年自己就是一把斧子,生活里要劈开的东西太多了;还得码好,这便是生活的课堂与规矩。“寒光”是与人俱来的东西,当你有了“凶器”概念后,“寒光”会使心脏与“满足感”产生距离,这也是生活不断听出碎屑后“欲”的厚积和“抑”的钝挫感带给生存的斥候。

诗人下笔如神,开篇尤如天籁之音,“刀口锋利,一挥动/就闪出弧形的寒光”,没有生活的疼痛,很难悟出“锋利”“挥动”“弧形”“寒光”都可以作动词和量词同时使用的,还可以音乐般的幻化促其出入诗境,更可以化净为无“踪”,“少年还不知道这是一件凶器/他把长的截短/粗的劈开/少年还不知道木头的疼痛”。了不起的句子,诗人浓液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见了这样的道白,更想深入传统的境况里入定旋律。

诗歌的理想秩序是循行传统又疏离固执,适度地沉入到自我语境,衍生出自由的思考,其艺术比例与价值为诗人所欲所据。艾略特说:“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的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

笔者认为,诗歌存在等级与分化两种轨道,粗鄙与优雅两类语言可同时进入诗境里,化净与取镜是诗人的艺术技巧,诗歌只在集中社会里存根,大多时间里诗人其实处在浩瀚的语言追寻中,之所以最终以诗歌形式呈现出来,其其对诗歌语言秩序的独立把控和秉赋关感,邂逅与语言天才若即若离,凡诗人与天籁应该是永远同频。“闪着斧刃一样的光芒/斫断的木头早就成灰了。”这里,已充分证明了诗人的语言天赋和对诗境内部的净化能力。

每个汉字都有特定身份,其每个字义的“是”和“释”又不为字性所固定,一旦汉字进入文化呈现形式,其组词词典会让每个字性发生质变甚至语言冲

突,好的诗人会因“是”而是,更好的诗人会因“释”而释,如柳宗元《小石潭记》里“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的“居”就是“释”注,他完全弃用了“留”“驻”“看”等字眼,可见词匠匠心独慧。又如苏轼在《定风波》里的“何妨吟啸且徐行”的“徐”字也是“释”;用之释然,释放,释怀,都有奇妙之释意。在《斧子》这首诗里,诗人很轻松地让整首诗缓缓开来,“少年拄着木柄遥望南山/南山的雪到现在也没有化净。”多好!一个“净”字将全诗释染的情绪刚好抵达旋律的高潮,瞬间在读者身体里取走了那把斧子,“越积越厚/越积越厚/那把斧子却已不知所踪”。天荒地迢,任何一件触动灵魂的事情都可以是诗,只要抓住瞬间释放的情绪,把安静堆放在身体里的可视性律动呈现出来,应该就是好诗了。

胡适说:“文学的无限包容性无非就是文明社会不愿遗弃的社会文化多元性的‘可能性’”。诗歌的目标是以文化功能来转化不包括审美目的的词语性文化为肌体,是放下身段后的皇冠,是鉴赏哑哑肌里的灵眸,文学区别诗歌又簇拥诗歌;诗歌创造语感和视角空间;文学还是以悬赏文字想象时空为己任;诗歌应该是文学概念的别称。

好的诗是音符,好的诗人持天籁使者身份。附诗:“刀口锋利,一挥动/就闪出弧形的寒光/少年还不知道这是一件凶器/他把长的截短,粗的劈开/少年还不知道木头的疼痛/削完码好,多么整齐/小小的心脏被满足感短暂地占领/少年拄着木柄遥望南山/南山的雪到现在也没有化净/闪着斧刃一样的光芒/斫断的木头早就成灰了/刺下一连串回声/还在某些午夜咣咣地响/而四处飞越的碎屑/都安静地堆放在他的身体里/越积越厚,越积越厚/那把斧子却已不知所踪。”(辽东天籁《斧子》)

新刊速递

《北京文学》

中篇小说月报

2025 年第 7 期目录

	中篇小说排行榜 004 河东河西/刘庆邦 【原载《天津文学》2025 年第 6 期】 041 白象/班宇 【原载《当代》2025 年第 3 期】 072 从此消逝/周海亮 【原载《小说月报·原创版》2025 年第 6 期】 096 麒麟走失在春天/邹谨记 【原载《万松浦》2025 年第 3 期】 126 长风/方格子 【原载《飞天》2025 年第 3 期】 新锐 150 娑婆/陈罗希 【原载《广州文艺》2025 年第 6 期】 韩国当代小说精选 177 另面人生 【原载《译林》2024 年第 3 期】〔韩〕金勤旭/著 石建国 邓高宇 朴春爱/译 186 月经 【原载《诅咒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年】〔韩〕郑宝拉/著 田禾子/译 198 六十九岁 【原载《世界文学》2022 年第 4 期】〔韩〕林善爱/著 李康源/译 207/中国文学期刊中篇小说选目 208/《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5 年第 7 期目录
--	---

书香一瓣

在困境中寻光

□ 丁艳梅

张悦然的长篇小说《天鹅旅馆》围绕“友谊、救赎、成长”主题,讲述了保姆于玲在男友鼓动下绑架雇主秦文的儿子,恰逢秦文一家因贪腐而覆灭,绑架未遂,最终留下来照顾男孩的故事。最触动我的,是作者运用出色的写作手法,呈现了当代不同身份女性所面临的诱惑、困境与突围,让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极富张力。

首先,作者紧紧抓住人物塑造的反差感,观照社会现实。于玲和其男友都是社会底层人物,而秦文一家属于权贵之家,面对于玲的小失误,书中这样描写秦文的心理:“她自己是不会有错的,她就像从一个高等星球掉落下来,不得不和这些充满缺陷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两个不同世界的女人,却有着特殊的信任与友谊。同时,小男孩的单纯无邪和其他人物围绕权贵表现出来的“算计”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强烈的反差突出了各自阶层的困境以及人性的复杂、多面,反衬出人物内心的撕裂,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

其次,作者营造出虚幻与现实的交织,深化艺术表现。小男孩在被绑架途中买下一只被误认为“天鹅”的鹅,并为它搭“旅馆”——一个小帐篷。“天鹅旅馆”既没有天鹅,也没有旅馆,它是小男孩想象的乌托邦,就像书中所写:“他决定长大后开一间巨大的旅馆,收留所有无家可归的人。”现实中,随着权贵之家倾覆,与之相关的每个人都陷入了困境,“天鹅旅馆”这一意向贯穿全书,展示了一个虚幻的精神世界。这种手法隐晦地表达了个体在困境中突围的愿望,也表达了对阶层矛盾冲突消解的愿望,是作者从艺术层面对现实逆转的处理。

此外,作者还运用悲情和希望交织的手法,构建人文关怀。于玲的悲剧在于她对爱情过分追求,不计后果,直到财产被骗,被人抛弃,她的女性主体意识才崛起,才有了自我觉醒,自此,她完成了自我救赎。那只有着美好寓意的鹅被秦文杀死,但它的牺牲却换来了于玲对秦文的拯救。文中在描述小男孩醒来后询问鹅的去向时,于玲告诉他:“‘天鹅’飞走了”。这句话隐喻“天鹅”带着离别的悲伤,飞向了充满希望的天空。作者以温暖的方式展现了困境中人们去主动构建希望的主观意识,揭示了小说的人文内涵。

可以说,《天鹅旅馆》的作者不仅拥有敏锐的现实触觉和艺术触觉,还兼具人文主义的悲悯情怀,以凌厉而又温厚的手法,抚慰那些黑暗中的人——一定要在困境中寻光。

夏日的风,鼓起一阵阵热浪,四周充斥着火热、躁动的气息。小时候,每到这时,母亲就会说:“夏日炎炎,读书觅凉。”

那时,我虽然对母亲的话一知半解,也会好奇地钻进书里,寻找丝丝的凉意。对《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木偶奇遇记》这类普通的儿童读物,我也会翻来覆去地读。读着读着,就会沉浸在书的故事情节里,忘却所有。母亲见我读得认真,常会静静地坐到我身旁,拿起芭蕉扇,一边帮我赶蚊子,一边为我刮凉。而那纸墨的清香早已化作缕缕清凉钻进我的心窝,并由内而外地散发出来。除了凉爽,还有久久的惬意。在那些滚烫的日子里,书香滋润了我的心田,也熏染了我的心境。随后,每当我燥热难耐时就会沉下心来读书,不管身边有没有人陪伴。

后来,我渐渐长大,读的书就多了。不过每到夏日,我都会专找些“清凉”的文字来读。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每次读完,我就会感觉浑身清爽、舒畅。还有那些描写夏日的《唐诗宋词》:“绿树荫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槛凉风动微飏,满架蔷薇一院香。”读后如清风拂面,不禁爽从心来。读美国约翰·缪尔的《夏日走过山间》,在阅读中感受作者游历山间时的那份畅爽幽谧,以及人与自然的怡然相处的恬适,可从心底漾出几分悠然的避暑之乐,然后气定神闲身自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读书愈加倾向于“内寻”。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我更爱读一些文化厚重、意境深远的书籍。如《次第花开》,在凡俗的岁月里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富足,活得清心自在。还有《生命这出戏》一书,在喧嚣的尘世中锤炼一颗心,无论季节更迭,世事变迁,都随缘自在、平静安详。亦是品读梁实秋的恬淡细腻、张爱玲的优雅精致、贾平凹的清新自然、余秋雨的天然质朴、海明威的简洁硬朗、泰戈尔的轻柔飘逸……寻得心中的一处阴凉,让情志在旷达中舒展,精神在空灵中升华。在潜心悦读中将幽微肆意地诸脑后,获得内心深处的清静与安然。

在每个夏季里,读书都使我清凉、畅爽和豁达。它不仅陶冶了我的性情、增长了我的才识,更丰盈了我的心灵。

炎炎夏日,初一壶清茶,翻开书页,在阅读中享受身心的洗礼,感觉真好。

等待也是一种力量

□ 贺加贝

编辑部在《去植物园逛逛吧》新书上市时,邀请梁永安老师针对植物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话,他说:“植物的休息是有自己的节奏的,牵牛花晚上会集体睡觉,清早再一起开花,植物也讲究长期主义。”是啊,植物们似乎比人类更懂得如何自处。它们不会因周遭的绽放而焦虑,也不会因野草的疯长而慌乱。它们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合适的时候开花结果。

植物生长,从来没有离开对自己的最基本的尊重。反观我们自己,从毕业起就被装上了发条。需要在毕业前找到工作,25 岁该事业有成,30 岁该有房有车,35 岁该财务自由……我们像是被赶进流水线的产品,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出厂时间。那些社交媒体上闪闪发光的人生模板,把我们都变成了焦虑的模仿者。

可人生哪会是千篇一律的呢?上海辰山植物园“植物大咖”寿海洋老师讲了一个令人新奇的小知识:“在澳大利亚那边,有一种植物,结果后并不着急释放种子,而是等着一场火把所有竞争者全部烧掉,竞争者急变成灰烬,变成它的养分,这个时候它受到火的召唤以后才打开撒播种子,如果一直等不来一场火,甚至能够等几十年。”这种等待而积蓄的力量,大概就是大自然教给我们最酷的生存智慧。所以当我们如果处在人生低谷时,觉得喘不过气来,不如让自己像那颗种子一样,守着不知道何时到来的那场火。

想起去年冬天我养死了一盆金钱草。每天浇水,定期施肥,但它还是日渐枯萎。直到有天我妈告诉我:“你只要把花盆移到窗边,让它晒太阳,水少了再浇水就行。”听完后,我突然反思自己的“激进”。这多像我们对待自己的方式——用各种成功学激励自己,用效率工具把自己压得挺不直背,却忘了生命原本需要的只是阳光、空气和适度的留白来积蓄自我。

这种留白的积蓄,在竹子身上尤其明显。它们要在地下生长四年,才能长出短短的三厘米,但从第五年开始,它每天以三四十厘米的速度疯狂生长,六周就长到十五米。那四年的等待,是竹子在扩展地下根系,为未来的高度奠定基础。

所以说,真正的生长,往往发生在看不见的地方。那些在地下默默蔓延的根须,那些看似静止实则持续的能量转换——就像我们读过的书、流过的泪、走过的路,终将在某个时刻,突然显现出它的意义。万物皆有定时,沉默不是停滞,我们都在自己的时区里慢慢成长。